

## 抵抗疾病的自白

□郑豪

作为一名人类学家，刘绍华对人类学中“我者”与“他者”的概念并不陌生。以往她的研究，也是从疾病与医疗的角度观察卫生议题。连作者自己都没想到，有一天她会以一种极为特别的身份视角——即把自己作为研究对象，同时还有母亲这个“他者”作为参照，来创作一本书——《病非如此：一位人类学家的母女共病絮语》。

2018年7月，刘绍华和她的母亲接连确诊，母亲患上了阿尔茨海默病初期，而作者则得了淋巴癌一期。对任何家庭而言，一旦家中有人遭受这样的病痛，最常见的反应就是惊慌失措，乃至一片混乱。更有甚者，会因医疗费用的负担，或照料病人带来的身心压力，导致原本幸福美满的家庭就此破裂。如此种种情形，相信只要是在医院病房里住过一段时间的人，都不难体会到个中酸楚。

对芸芸众生而言，生老病死既不可抗，也不可记。遭受病痛打击后的繁琐照料，早已耗尽了他们的心力，更不用说以文字或其他形式记录下生命中的这一段历程。对长期在医疗机构服务的医生护士来说，见过的案例千千万万，每一个案例都会以现代医学的方式记录在案，形成病档，既为后来的研究作为铺垫，又为当下的诊治提供参照。他们是照护者，却不是患者；他们可以提供最为先进的医疗技术服务，却提供不了解救身心煎熬与人际关系的“药方”。刘绍华此书的意义和价值便在于，她不仅超越了人们对疾病的刻板印象，而且从患者和照护者的经历中改变了自己的生活方式，改善了自己的人际关系，更为正在迈入慢病高发时代的我们提供迎击病痛的精神力量。

那么，作者是怎样做到的呢？

首先，作为一名人类学家，她相当熟知心理学上的刻板印象所导致的偏见、歧视与无知。因此她在行文中，尽管为了让读者更清楚地了解“阿尔茨海默病”一词的含义，对它的俗称“失智症”进行了解说，但更多的时候，她还是选择了失忆、认知功能障碍或认知疾病等描述性说法，来指代人们并不熟悉的“阿尔茨海默病”一词。这是

因为“失智症”一词带有明显的污名化倾向。名词的变更背后，实际上隐藏着社会的认知。要破除刻板印象所导致的偏见、歧视与无知，就必须先从“正名”开始。重大疾病的命名，更考验着我们这个世界的伦理与良知。

其次，作者的经历独一无二。她既是照料者，又是患者，这种双重身份使得她既不能“置身事外”，又可以“入乎其中”。母亲患病后，为了防止自己的东西被偷走，费尽心思在家里的各个角落藏匿了各色物品。然而作者很快就发现，母亲虽然藏匿物品的地方五花八门，却有着固定的地方，即她的套房和厨房，这正是母亲常年驻足的角落。尽管她的认知已经出现了混乱，但在“乱”中又有“序”。失忆的患者，并不像我们印象中那样完全失去了逻辑。也正因为如此，作者的母亲才能在患病之后，仍然坚持运动、买菜、煮饭。这种稀松平常的生活对常人来说再正常不过，但对母亲来说，坚持运动、买菜、煮饭就是一种尊严和自由。维护住她的尊严与自由，就可以在心理层面减少疾病对她身体的戕害。当作者患病成为患者之后，这种尊严和自由很快显示出了它的“威力”。母亲不仅自主生活，而且还肩负起了照料女儿的重任。当她喝着母亲熬煮的鸡汤时，“身心都疗愈了”。

最后，作者还为我们疲惫的身心找到了安顿之所。“通过仪式”是人类学家根纳普的创造。作者对这样一个概念自然十分熟悉，但她没有想到的是，人类学上的经典概念竟会用于她自身的疾病治疗与康复过程。作者在治疗期间的经历，就是通过仪式中的过渡、中介阶段。可能令人兴奋、期待，也有可能令人惶恐、畏惧，只因身份不明确，前景不明朗，而手足无措。在中场休息中，她突破了自己原有的经验和框架，得以重新安顿虚弱的身心，在新生活中寻找到了内向型的意义与价值。风雨之后可能有彩虹之光，幽谷之后可能有桃花之源。作者意识到，让生命安顿的新意义，不仅需要经由思想或理性折射的追求，更应该是内化纯粹而带来的身心快乐。生命本身是值得期待的，生命本身也是圆满的，无论萎靡抑郁，还是枯萎凋零。

(作者为清华大学数学科学系、人文学院科学史系助理研究员、博士后)

## 断片之诱惑

□许知远

大约二十年前，我第一次前往巴黎。卢浮宫、巴黎圣母院、先贤祠，更不要说埃菲尔铁塔，没激起我太多兴趣。反而在圣米歇尔的一条小巷，我欣喜地发现了一家叫加利福尼亚的英文书店，里面塞满了关于巴黎、欧洲的二手英文书，它们该是一拨接一拨的美国游客、暂居者们的遗留物。

我对于巴黎的印象，很大程度是由美国人塑造的。是的，《流动的圣节》决定了一切，它的色彩、温度与醉人的青春感，巴黎代表着一个年轻作家探寻世界的热望，以及伴随而来的自我发现。在这里，海明威遇到了乔伊斯，重新想象密歇根。海明威这一代美国人，认定自己是文明的边缘人，只有前往巴黎、伦敦，才能逃离美国的粗俗、贫瘠。我熟悉一个边缘者对于中心的那种渴望，它同时带来焦灼与动力，你对边缘者有着特别兴趣，他们该怎样面对自己的渴望与挣扎。

忘记了是在加州书店，还是莎士比亚书店，我碰到这本《白色城市》，它是一个德语作家对于巴黎的描述。它由一组短文构成，短则1500字，长也不过4000字，主题有关巴黎，内容随心所欲，他在街头咖啡馆的随想，火车上一个读报者，冬日飘落的梧桐叶，与一个自我放逐者的偶遇，他正陷入付不出房租的沮丧，路过的漂亮女人，又赶走了他的忧虑……它们构成的巴黎形象，比起《流动的圣节》，更有一种动人气氛。作者约瑟夫·罗特，来自奥匈帝国边缘的一个犹太家庭，一生在潦倒与逃亡中度过，写过杰出的长篇小说，但这些短文却带来更长久的名声。

如今，我知道这种短文有个专有名词Feuilleton。该怎么确切地翻译它？小品文、专栏，或者干脆音译为阜利通。它源于19世纪初的法国，勃兴的报业需要短小、尖锐的文章，来填补不

断扩充的版面，巴尔扎克的连载小说，或一个二流作家对于酒吧风情的短文，皆可进入此列。它也是对于政治、外交、商业新闻的补充与消解。对于普通读者，它或是更重要的内容，比起那些重大事件，眼前的短暂放松，才是更迫切的需求。上世纪20年代的德国报业，将Feuilleton推到一个更富创造力的阶段，从茨威格、托马斯·曼再到年轻的本雅明，皆是作者。这形式似乎也正与魏玛共和国时代的变动不居、充满新奇的气氛不无吻合，它有关“对大小世界的诗意观察，日常经验的所有魅力，珍爱的漫步，奇妙的邂逅，心情，感怀的闲谈，评点及类似种种”。

是的，比起乔伊斯甚至海明威，我更喜欢这种Feuilleton作家。长篇巨制固然惊人、散发着自成一个宇宙的魅力，它们却也充满压迫感，你必须一头扎入主人公的命运，随他的心境起起落落。一本Feuilleton结集却不同，你可以从任何一页开始，漫不经心读上两行，啜一口啤酒，发发呆，想起远走的朋友或昔日恋人，再读下去。你不担心错过什么，也不一定要读完。它放纵你的闲散，也在闲散中，新感受力可能意外到来。

我曾想成为这样一个作家。那时，我27岁，想去住最古老、豪华的饭店，与最聪明的头脑交流，躲过一次又一次的危险，这些邂逅将汇聚成一卷又一卷的Feuilleton集合。二十年过去了，我想问自己，为何这一切没能实现，下一个二十年，它可能实现吗？

《伯克利的魔山》是这个未遂之梦的新注解。它也是以“游荡集”为名的系列作品的第一本。我暗暗期待，每两三年，能推出一本新记录。假以时日，它们也将构成一个妙趣横生、带着我的情绪印记的世界万花筒。

(作者为作家，单向空间创始人)

## 复仇与爱的传奇

□张孟旸

梅里美在人物形象的塑造上有一种浑然天成的利落灵气，在他的笔下，无论是男性角色还是女性角色都具有极其锋利鲜明的性格。不过，相较于著名的《卡门》，我反而认为另一篇同样以勇敢不羁的女性为主角的《高龙巴》更能体现梅里美的风格和思想。

《高龙巴》的故事以一桩仇杀案为线索，主要围绕着两个家族和三个年轻人展开。妹妹高龙巴鼓动哥哥奥尔索回到家乡科西嘉，为被杀害的父亲复仇。与此同时，莉迪亚小姐随父亲托马斯上校到科西嘉游玩，与奥尔索坠入爱河，也因此被卷入这场复仇的旋涡。随着情节的推动，仇人巴里奇尼、土匪布兰多拉奇奥、女孩希利娜等人物纷纷登场，然而舞台的探照灯始终凝聚在三名年轻人身上，并没有因为其他角色的出现而显得暗淡。从这一角度来说，梅里美对于人物和情节的安排既合理又不落窠臼。读者在阅读中产生的审美体验是具有选择性的审美知觉，主线人物的形象、复仇和爱情的主要剧情被十分合宜地突出，而诸如绿林好汉的故事以及两个家族过去的历史则被有意地精简和留白，作者非常巧妙地引导着读者的知识、感觉和想象。

《高龙巴》之所以在我心中更胜于《卡门》，是因为它能带给读者更复杂、更深刻的情感体验。高龙巴在为父复仇过程中所展现出的勇敢、坚定和叛逆，都带着一种未经雕琢的野性，其情感和性格无比强烈而锋利，如同被火淬过的匕首一般，能够轻而易举地引发读者的共鸣。而故事中快恩恩仇、善恶终有报的情节，更是符合读者的期待与情感需求。生活在家乡的妹妹与受现代思想影响的哥哥之间形成了鲜明对比，而完全成长于现代环境的莉迪亚小姐，又与兄妹俩产生了激烈的碰撞。正是因为主线人物之间存在强烈的张力，相对次要的人物和情节才难以夺走读者的视线，读者对于人物所产生的理解和情感共鸣，贯穿了整个阅读过程。知晓凶杀真相的我们，不禁为高龙巴那不被理解的滔天仇恨所打动，也为在仇恨和道德准则之间挣扎的奥尔索感到同情，更为莉迪亚小姐那纯真的爱情而感动。这种复杂的情感体验，正是《高龙巴》这部作品能够为读者带来的最宝贵财富之一。

在这场曲折的复仇故事背后，梅里美以一桩谋杀案、两个家族和三个年轻人的故事，展现了特定历史时期下尖锐的政治斗争和社会思想的变革。高龙巴和奥尔索所属的雷比亚家，在拿破仑时期曾压倒巴里奇尼家取得了镇长之位，在拿破仑倒台之后，局势又发生了逆转。经过百日王朝和波旁王朝复辟，两家始终处于拉锯状态，家族之间的斗争实际上也是新兴势力与封建势力的政治博弈。代表着反叛精神的高龙巴和受到现代思想影响的奥尔索，最终在这场复仇中取得了胜利，这具有深远的象征意义。故事的结尾，高龙巴随着哥哥一家前往意大利旅游，逐渐适应了上流社会的生活，却在意外遇到失去两个儿子的仇人时，她又露出了以往的神情，这样的结局令人回味。

高龙巴、奥尔索和莉迪亚，这三位年轻人的身世和性格的安排富有深意，他们最终的命运轨迹也体现了梅里美的思想。总体来说，梅里美赞扬奥尔索所代表的新兴人物，认为新兴力量对旧势力的胜利是历史的必然。而高龙巴身上所带有的传统与野性，既体现了她对封建束缚的反叛，又隐隐映出像奥尔索这样受现代思想影响的人所存在的犹豫与软弱。像高龙巴这样一位复杂、鲜明、立体的女性形象，直到今天仍然具有无法磨灭的个人魅力和文学意义。

(作者为山东师范大学文学院学生)



《病非如此:一位人类学家的母女共病絮语》  
刘绍华 著  
望mountain | 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

作者与母亲接连确诊癌症与阿尔茨海默病，人生中场，重症罩顶，她以学者与病者的双重身份，记录了母女这段生命旅程。



《高龙巴》插图珍藏版)  
[法]梅里美 著  
[法]皮埃尔·卢梭 绘  
傅雷 译  
后浪 | 江苏凤凰文艺出版社  
法国现实主义大师梅里美的经典中篇小说，选用法语翻译名家傅雷译本。



《伯克利的魔山》  
许知远 著  
北京贝贝特 | 广西师大出版社  
本书记录了作者十八年来的情感历程：他如何游荡世界，如何理解时代，如何认识他人，如何以今日之我更新昨日之我。